

海明威文集

海明威书信集 (1917—1961) ②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1917-1961

〔美〕海明威 著 潘小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

B

W

Z

A

G

Q

海明威文集

海明威书信集 (1917—1961) ⑦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1917-1961

〔美〕海明威 著 潘小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致哈德莱·毛瑞尔^[1]

1938年1月31日，基韦斯特

最亲爱的哈德莱：

随信附上刚收到的两张支票，给邦姆比做教育经费用的。戈斯[·费佛]叔叔又给了每个孩子同一只股票40股（每股价值100美元，每年付4%红利）。我今天收到通知和操作文件，把它附在原信托条款上。我会即刻料理此事的。

希望你和保罗、邦姆比都好。希望你一切顺利。

前天刚到这里。九个月没有处理信件，文牍堆积如山。还是想念西班牙。告诉保罗，我会找个时间跟他讲特鲁尔的事情的。[赫伯特·]麦休斯和[塞夫顿·]德尔莫没有拿到通行证，我就把他们管下来了。之后，文稿被审查。她准备好丢饭碗，让我们的东西通过审查（他们只获许发新闻公报）。第一个战斗故事于是到了纽约，甚至比麦休斯的还早十个小时。回去，与步兵团一起发起全面攻击，在一个师的轰炸、三个步兵团的掩护下进城；发送这则报道。回去，准备好了妙极了的门对门战斗故事，发电文稿。此时却收到“北美报业联盟”的电报说他们不需要稿子了。我想是因为文稿太贵。《时报》值夜班的天主教徒扔掉了我的所有文稿，把我的名字从麦休斯派遣小组里删除。昨晚在床上刚读到《时报》说，麦休斯如何如何实际上是特鲁尔的唯一在场报人。不过，一开始是《时报》借“萨拉曼卡公报”之力为佛朗哥重新夺得该城。他们拒绝用我的稿子，于是“北美报业联盟”会发电报解雇我。啊好了。你当然在学习吃一顿的苦果，我还得学着喜欢这滋味。麦休斯是个极好的人，我很高兴自己能对他有些用处。可是，你等了三个月，知道准有事发生，结果是自己的工作全然绝对被破坏。报上还添印了两栏东西：麦克斯·伊斯特曼求之不得的东西，他正想这么对我说、对我做呢。居然当事实，也不问我怎么回子事，也不问任何证人怎么回子事。这些人齐聚一堂，共对一书。我想我是最好改换一

个名字重新开始。或者，也许就让亚历山大·乌尔克特发表我的东西，当他搜集重印的，而不先单独发表。

告诉保罗，理查德〔·毛瑞尔〕来马德里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很好。

告诉邦姆比我爱他。说我会给他写信的。我很喜欢他写的信。随信寄上支票让他买圣诞节的东西。

路途艰难，一路有风暴。从迈阿密开来小船，在狂风中。太累，都不想写信了。请原谅。在马德里写了个剧本〔《第五纵队》〕。我想你会喜欢它的。不知会不会有人上演，才不管呢，反正有前例了，管它呢。我行我素，让别人朝我开枪吧。只是他们用我小时候挨打的方式打不到我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吓不倒我，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很让我宽慰。别在意这些。也许明天又兴高采烈了。海先生是很能顺应潮流的。原谅我信写得阴郁而烂。看看漂亮的支票，快乐起来。爱你多多，问候保罗。我很崇拜你俩。

欧内斯特

（此信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1〕哈德莱 1927 年同海明威离婚；1933 年嫁给保罗·司各特·毛瑞尔。

致约翰·多斯·帕索斯

约 1938 年 3 月 26 日，巴黎

亲爱的多斯：

我现在后悔从船上给你发了电报。我发这封电报时感觉滑稽，事后则感觉有点傲慢。

不过，我想跟你说点在我看来很严肃的事情。西班牙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交战的一方是你过去站在他们一边的人民，另一方是法西斯分子。假如你因为痛恨共产党而觉得攻击仍然在战斗着

的人民理所当然，并且是为了钱而出言攻击，那你至少尽量把事实弄清楚了再说。我在“红书”上读到你的一篇文章，你没有提[古斯塔沃·]杜兰的名字；提他的名字才对呢，才公允呢。可你觉得该提瓦尔特这个名字并称他为俄罗斯将军。你的文章给人一种印象：这是共产党人发动的战争。你提到自己见过的一位俄罗斯将军。

多斯，唯一的麻烦是：瓦尔特是个波兰人。正如卢卡斯是匈牙利人，彼得罗夫是保加利亚人，汉斯是德国人，考皮斯是南斯拉夫人等等等等。对不起，多斯。可你从未见过什么俄罗斯将军。^[1]我看你对曾经支持过的人民发起攻击的唯一理由是：你有不可遏制的欲望想说实话，也为挣钱。那何不说出实话？问题是你十天或三周里没有发现事实：这场战争早就不是共产党人发动的战争了。人们六个月来读一系列文章（尤其是读你的文章多）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你在西班牙呆的时间是如此之短，见到的东西是如此之少。我发那封电报就是因为这个。不过，我该把话说得文雅一点，而不该那么傲慢。下面是宁的问题。你知道宁现在在哪儿吗？你该在写他的死讯时弄清事实。不过，那又如何？西班牙也有些善良的俄罗斯人。不过，你没有见到他们；他们现在也不在那儿。[赫伯特·]麦休斯和我在三个步兵师和一个炮兵师的掩护下在战争爆发的第五天于敌方的攻击下进入特鲁尔；城里的人都以为我们是俄罗斯人。我能跟你讲好些滑稽的故事。不过，在整个过程中，我只见到一位俄罗斯坦克兵指挥官和一位保加利亚指导员来到43旅。我们跟普瑞埃托的卡宾枪队一起发动袭击。这支部队战斗力很强；政治上也左得跟卡特·格拉斯参议员一样。你知道，大家都不是胆小鬼。许多人会去战斗，才不管是否战死呢，只要能使祖国免于外敌的侵略。战争不是共产党发明的，也不是法西斯发明的。你居然总把这场政府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意大利、反法西斯德国摩尔人侵略的战争看成是共产党人强加给人民的战争，这真是叫人可怜又可恶的看法。是谁发动了我们自己的内战？那可是连外敌侵略都没有

的啊。

我现在很容易攻击。假如你愿意，我们放下西班牙的是非不谈，你就攻击我吧。不过，在你行进的路上，那也帮不了你什么。当人们为钱扭曲的时候，他们终究在所有事情上都被扭曲。另一方面，我想自己在所有事情上都被扭曲了，结果在钱方面终究也会被扭曲的。无论如何，我期待着那一刻到来。

信就写到这里吧。假如你挣到钱了，愿意把欠我的钱还给我一些（不是你生病时戈斯叔叔的那笔钱。我是说另几笔小钱，后来给你的），何不寄我 30 美元，假如你挣到 300 的话。或者 10 块 20 块，或者随便多少。我现在用处多得很。现在我不想寄这封信，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你知道我们是好朋友老朋友。为了两毛五分钱我在你背后捅你一刀。捅别人我收五毛钱呢。

再见，多斯。希望你永远开心。我想象你也总是开心的。一定是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我过去也很开心的。今后又要开心了。好朋友老朋友。跟好朋友老朋友在一起总是开心的。逮住那些为一毛钱捅你后背一刀的人了。正常价格是两毛五捅两个。为两毛五捅两个。见鬼。老实人杰克·帕索斯为一毛五能捅你三下，还免费为你唱一首《乔万尼撒》。谢谢你伙计。啊，那感觉真好。还有老朋友吗？把他带走。大夫，他都被切开了。告诉主编的秘书给帕索斯先生开 250 美元支票。谢谢你帕索斯先生，那可干净整洁。有时间来坐坐啊。跟你想法一样的任何人都随时有工作做。

你的永远的，

海姆

（此信藏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1] 海明威这里强调许多忠于共和政府的指挥官有国际背景，驳斥多斯·帕索斯的观点说有些将军级军官是俄罗斯人。关于这场争吵，见唐森·鲁丁顿著《十四编年》（波士顿，1973）第 495—498 页、600—601 页。另见《二十世纪奥德赛：约翰·多斯·帕索斯生平》（纽约，1980）第 390—391 页。

致欧也妮·饶勒斯

约 1938 年 3 月底？巴黎？

[亲爱的欧也妮：]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1]——我一般做梦的内容大抵是当时正在干的事情或者在报纸上看见了什么。拿着小口径步枪的弹壳当来复枪的子弹要打迎面来的大灰熊。有时是射击的时候扳机弹簧坏了。有时是在打一个从未见过的非常大的动物。或者是在马德里参加战斗，情节很详细。门对门的战斗。都是报纸上说的东西。甚至发现自己跟 S. 太太上床……（感觉不太好）。跟迪特里克小姐、嘉宝和其他小姐上床的感觉体验要可心得多。她们（在梦里）很可爱。

2. 第二个问题：不甚了解。

3. 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倒是愿意用同样的工具应付白天和黑夜。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不过，我尊敬诚实写作的任何人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写作中的任何问题并祝他们好运。

[欧内斯特·海明威]

- [1] 这封信发表于《过渡》第 27 期（1938 年 4—5 月号）第 237 页。饶勒斯所问题目为“夜的精神和语言”，请数位作家回答三个问题：1. 最近做过的最有特点的梦（或者白日梦、半醒半睡状态的梦、幻觉幻象）是什么？2. 在你的集体无意识里有祖先神话或者象征符号吗？3. 你有感觉需要新的语言表达你夜间精神的体验吗？

致麦克斯威尔·帕金斯

1938 年 5 月 5 日，马赛

亲爱的麦克斯：

你 4 月 7 日的信收到，谢谢。刚收到。关于剧本的电报也收到了。昨天从巴塞罗那来到这里赶往卡斯迪隆和马德里前线的飞机。我的邮件都聚集在这儿呢，都收到了。此行之后，假如太平无事，

我计划赶往基韦斯特；时间短，都来不及通知人就离开了。我们可以定夺短篇集和剧本的事情。很不幸，制作人在来的船上就死了。现在一切都漂在那著名的溪流上了。

无论怎样，如下是另一个想法。把那三个未发表的短篇和剧本放在一卷里出版怎么样？也许很好。记得吉卜林的《盖兹比一家》[1889年版]吗？那也是剧本和短篇合一的集子。那是他最佳短篇集之一，也很成功。如此篇幅就可人。

我现在怀疑有无时间和机会上演。读着倒是觉得不错。跟那三个短篇放在一起就是一本不错的书。可以把剧本放在前面，三个短篇放在后面。在出版这个合集的过程中，我们既有现成的东西，又可能有我要写的新东西。或许新的东西还先出来呢。我到时写一个导读。^①我觉得这主意不错。

伊万[·薛普曼]现在很好，虽然有了C3^①标签，不适合回到旅里。我看着他直接被送回家的。他竭尽全力想再回旅里，可真的不适合，该回家。希望你很快能见到他。我前天见到他了。他问候你。

这六个星期真是见鬼。我们在托尔托萨伊布罗狠揍了意大利人，在一个叫车尔塔的地方。绝对阻止了他们前行。可我们是沿着圣马迪奥左侧走的，最后还是让他们得了本来不可得的东西。可是我们并没有溃败，牢牢地把握着伊布罗。我回去后跟你说另一边的故事。要是没有渡过伊布罗河至少一次，谁也别想有什么社会地位。当混蛋们切断瓦伦西亚的道路时，你真该和我们一起度过那“美好的礼拜五”。我为此写了一篇好东西。你可以从“北美报业联盟”得到这篇东西，假如你感兴趣的话。我想我是3月18日寄出的。发挥你的想象力，记住文字审查尚未停止呢。

明天早上4:35得坐飞机。自打离开美国今天是得歇的第一

① 征兵中体格最差的一级。——译注

天。真想在床上躺一周，吃饭睡觉读报纸喝威士忌和苏打（做爱），像祈祷转轮一样重复节目。对不起，信写得太阴郁，在船上写的。我从不阴郁，真的。近在咫尺你就能看见并且明白怎么回事。不过当你在局外的時候，比在前线要阴郁得多。

祝你好运麦克斯。问候大家。也许很快就能见到你。

从[比利时]蒙斯撤退和这最后一幕都是鸡屎。等这一切结束，真的有很多东西可写。我要仔细记住这些，不会在报道里浪费掉素材。等结束这一切后，我要安顿下来写作。[安德烈·]马尔罗之流的骗子混蛋在事情还没真发生就有了2月37日之杰作。他们再写寻常篇幅的书的时候，再写不做假的老题材的时候，会有教训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读《邮报》上弗兰克·廷克的文章^[2]了吗？萨蒂夫波斯特呢？这些东西写得真好。

再见麦克斯。我希望你喜欢剧本和短篇合一的主意。

永远的你的

海明威

问候查理[·斯克里布纳]、[沃勒斯·]梅耶和比尔·韦伯

（此信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1] 海明威终于为《第五纵队和首辑四十九篇》写了篇前言；此文1938年10月14日发表。

[2] 弗兰克·廷克飞去支持共和派，《决战前夜》提到此事。关于他的自杀，见海明威1939年7月28日致费佛家人的信。

致麦克斯威尔·帕金斯

1938年7月12日，基韦斯特

亲爱的麦克斯：

我因为两件事迟复了你的信。第一是剧本的事情。制作人没有按照合同于7月1日兑现25 000美元承诺。问题来了：是否给他时间去筹款，给他一次延期的机会。这事情别外传，我不想让外界

谈论这个，以免他在努力筹款排演剧本的必要过程里难堪。其他制作人也在追这出戏。不过，一切都晚了。无论上演与否，我们都可盘算在秋天出版这个剧本。我尚未退还清样是因为不着急。假如着急，请告诉我。假如你需要前言，我就写一个前言。自然会根据剧本上演与否改变语气。随时要随时写，至多需一两天。

现在谈谈短篇小说的事情。《在密歇根州北部》似乎一直就是那样：没有那个短语，这故事就没有意义了。有了那个短语，找东西看的读者就会扑上去逮着它。

这本书应该是迄今我的短篇小说的定本。没有《在密歇根州北部》，就不算定本。假如这个短篇被删削，其重要性就不存在了。

这是我作品里的重要篇什，是影响过许多人的东西。比如卡拉汉等。这不是下流小说，是很悲伤的故事。我时尚不能写得好，尤其是对话。那篇小说里的许多对话都很木。不过，写到船坞的那一段就绝对顺当了；那是整个故事的点，是我所得自然笔触的开始。（我刚重读了一遍。）我是根据从前的记忆写的这篇小说。

麦克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篇东西。假如你把它砍掉，出版集子就没有意义了。

假如你不愿出版这个短篇——好，假如你想出版，就照原样出版。

现在我另有一个主意。何不把剧本放在前面当第一篇。然后是48个别的篇什。

就叫《海明威作第五纵队和首辑四十八篇》。^[1]

你知道，有谋略者总是强者——并且强的都是地方。

挨打总是因为分散力量。

这两本书我们太分散精力了。这书里没有最后一个短篇，这短篇能显示我从最初48个里所学到的东西。单独出剧本，大家都会骂那剧本不好。把它们放到一起，不管他们如何骂，也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不会感觉不好，因为我知道里面有我完成的作品，你能

看到我所学会的东西，剧本里有充满生命力的对话和动作，毕竟出自扎实的写作整体。

你知道的，这作品读起来也不错。

如果这么安排，你可以拿掉《在密歇根州北部》。我情愿你拿掉，也不愿你删削。不过，不出版这个篇什总是让人遗憾的事情。

麦克斯，这本书的稿费可不能含糊，整个买卖都不能含糊。

我可以写一个短导读，解释一番《第五纵队》是最晚的作品。它之后另有短篇；这些篇什按写作年份安排。是不是篇幅大了点啊？我想要一本大一点的书，变化一下。

你看如何？

伊万〔·薛普曼〕没弄到钱赌那一匹马真是遗憾。那可是一匹好马。是干将。当然赢啦。接下来的篇章是：上周六伊万弄到 100 美元，把赌注下给“战狐”。他输了。假如伊万按我的指点选地点和马匹，就不会输得那么惨。我只输了 25 美元。我还没有他的消息呢。也许一两天里会有他的消息。快步马驾车赛季到了，请你别给任何人钱去赌马，除非你有我的确认电报。然而，还是要谢你给伊万 100 美元。

现在去寄信。

我们撤离阿姆波斯塔那天我发给《肯》的那个短篇随信附于此。

我想这个篇什会给集子增色的——《桥边的老人》。你如何看它？

希望你一切都好。

永远的你的

欧内斯特

今年秋天十有八九剧本不会上演。

（此信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1] 第 49 篇是《桥边的老人》，首发于《肯》第 1 期（1938 年 5 月 19 日）第 36 页。见本信结尾。

致麦克斯威尔·帕金斯

1938年7月12日，基韦斯特

亲爱的麦克斯：

把另一封信写完、封口，接着开始看短篇集的校样。

我不喜欢把《在我们这个时代》单独列一篇且只标明数字而不标出章节。这些篇章各需另起一页并加章节字头。如此才可能单独组成一个整体。

接着是你把两个章节列成另两个短篇了。你寄给我的目录里的第十篇“非常短篇”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第十章。除了“非常短篇”里姑娘的名字已从“艾格”改为“鲁兹”。在书里还是该用“鲁兹”，因为“艾格”有诽谤之嫌。那是艾格妮丝的简称。目录里第十二个短篇“革命者”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第十一章。如此安排你48个短篇就短了两个。我根本不喜欢《在我们这个时代》那样挤排在一起。要么各章另起一页，标出字头；要么按利弗莱特版《在我们这个时代》和你1931年[1930年]出的那版原样排。

[L.H.] 科恩船长的编年顺序一团乱。

我写《我老爹》在《禁捕季节》之前；我写《今天是星期五》和《杀手》是同一天在马德里，两篇都早于《白象似的群山》一两年，那是写完《五万元》之后三四年。许多篇什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写的了，可是我知道那个编年表前后矛盾。

为什么不能就按三本书出版的顺序来排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女人的男人》、《赢家一无所得》，只是把最后三个短篇放在前面，即《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放在第一，接着是《世界之都》，然后是《乞力马扎罗的雪》；再然后假如你采用，《在密歇根州北部》。其他则按原来出书的顺序排。

我说不上具体篇什的写作时间，但我可以检核足够的篇什从而知道科恩的编年顺序属于胡说八道。

我当时跟哈德莱住在巴黎圣母路；写《五万元》的时候，俯瞰就是锯木厂。我写《杀手》和《今天是星期五》的时候正在马德里和波琳恋爱。早此至少一年在施鲁恩斯我写过一篇“平庸”的小说。在“编年”里它被列在《给某人的金丝雀》之后，《金丝雀》是在我跟哈德莱闹翻之后住在巴黎弗罗德瓦路杰拉尔·墨菲的画室里写的。《白象似的群山》是在巴黎费罗路写的，那是一年多以后。所以，我知道这份“编年”系胡说八道。假如你把我放在证人席，我也讲不出那篇作品准确说是哪一年写的。我也不在乎精确的写作年份。所以，假如无法编年，那我们就按出书时的样子排，当年出书总是用心思排序的。再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请按照我想要的效果排版（这效果奇异，这些文字达到的就是这种奇异效果）。我当时让人排斜体字。这些文字需要斜体。

麦克斯，我想最好按三本书出版时的原样排，最新的三个短篇放在前面。接着是《在密歇根州北部》（假如你决定发表它）。假如你不发表《在密歇根州北部》，那只有 47 个短篇。请把“作者导读”的标题改成《在士麦那码头上》。《第五纵队》呢？本来可是拿它起头的啊。或者放进它后不成集子？那可是阅读的极好材料啊。

或者先出《第五纵队》和那三个新短篇，集子再找时间出。

我不希望集子里没有《在密歇根州北部》。人们喜欢你鸣枪，这东西能让他们接着鸣枪。

这最后写的三个短篇很好读。其他的如果嫌长，这三篇会构成很好的一本书。

坦率地说，我不觉得剧本有希望上演。钱的麻烦太多。天主教也可能禁止把它出售给电影。现在拍电影的钱又大抵跟剧本上演有关。

我想单独发表，他们就只能一次扑咬一项了。眼不见一个，严厉批评另一个。放在一起，他们就觉得大了对付不了，太令人难忘。

另一方面，把一切放在一起似乎也显得弱。我可以在“导读”

里解释一番，说有些人抱怨我的上一本长篇短，所以决定给这本书多加点阅读的东西。

麦克斯，你要记住，我的上一本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招来一帮人评论，那可是你能读到的书里算是不坏的小说。所以，这次我想弄个特别好特别大的东西，让他们无可质问。

我不觉得这是迫害狂或者自我中心论。有许多评论家似乎真的恨我，想让我离开这行当。我要说他们嫉妒，绝非口出狂言。不管是我做他们喜欢的也罢，做他们怕我那么做的也好，反正都痛恨。这里面有政治。所以，我觉得最好弄一本好读的东西，明显是个好东西，质量篇幅都醒目。

你觉得怎么样？

我可以写个直截了当的、谦虚的有趣的导读，谈谈这些短篇和这个剧本。单说剧本，里面就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短篇里则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假如你愿意，我可以现在就写。也许最好去写那个导读，中断此信。反正信写得够长了。

我知道评论家那些事也有我的错。我太爱发脾气，他们就恨你这一点。

随便吧，让这些见鬼去。

欧内斯特

（此信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致阿诺德·金里奇

1938年10月22日，巴黎

亲爱的阿诺德：

随信附上所写短篇。^[1]

最后一段里有这样的话——“假如你不甚了解他，假如你没有

看见……”

我猜这话不合语法。我依赖懂语法的波琳，可她不在这里。

可这话还是可行。也许 have 该退场——不过我们还是留那儿吧，除非你反对。这字眼从某种程度上讲与韵律相关，增强语言情感色彩。

我无法写小说时像在写文章。小说很快就自己上膛的。所以，当我给你写第三个契哥特故事的时候，却写出这个篇什。这虽然也是契哥特故事，但里面也有许多别的东西。我既不在短篇里施展拳脚，也不刻意把一个长篇缩成短篇。二十个回合拳击手有不同的节奏。不过，当他们打得好的时候，往往时间不拖长。

这篇东西是两个短篇或者三个短篇的长度。所以，我们就按篇幅来做安排，假如你愿意。最好是先付给我 1 000，另替我还上账上借的 1 000。如此 3 000 预支就已经给我 1 200 了，还欠我 1 800；假如你愿意这样支付。假如你喜欢这个短篇，可以付我 1 000 美元，那 3 000 美元预支我就只欠 1 500 了。那样记账容易些。这篇小说里讲到的那个晚上，你差点白丢了这 3 000 美元。

你说这样行吗？你 1 月份那期这个短篇能充很大门面。我尽量给你我所能写的好东西让你发表。登点主打小说对杂志也没有害处。无论怎样，三个短篇一组，很不错的。^[2]实际上是四个，上一次我给你的是《[乞力马扎罗的]雪》。

基督啊，我又开始写作了，感觉真好。用不着写别文章了。我写那些东西的时候可真要疯了。每一次要动手都被打断。如今我又写完一个醉人的短篇，只消再看一遍（也许是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无论怎样，是写得最好的短篇里的一个）；另，完成了长篇小说的两个章节。^[3]

还没有读到书（《第五纵队和首辑四十九篇》）的评论，也没听说什么。也没见到样书。麦克斯只把护封寄给了我。我情愿自己拿到样书，届时兴许自己就偏好呢。

跟“北美报业联盟”签了合同。假如战争爆发，那周三就一切

就绪。还有一纸参谋的委任，跟法国人一起去西班牙执行任务。会有事发生的。（此事保密。）这里的事情很肮脏。假如你多想，都能疯了。所以我现在只写作。你得常爬进那古老的塔里干你自己的事情，即便洪水滔天，你座椅裤子都湿了。作家就得写，写作比别的事情更让你感觉好，只要写得顺利。

再见阿诺德。问候戴夫〔·斯玛特〕。不知什么时候能回去。也许很快。

不愿详细写欧洲的局势。比你在报纸上读的要糟糕得多。

欧内斯特

问候海伦·玛丽。我觉得她很了不起。我最近每周跟本·加拉格驱打两次野鸡（都是飞得很快的野鸟）。现在习惯了这个。很艰难。它们高飞如火箭，树叶茂密，打得艰难。上一次打了57只，再前一次45只——得快，别停止晃动。也不能太超前。

（此信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 [1] 《决战前夜》刊《老爷》杂志第11期（1939年2月）。这是海明威为该杂志写的最后一篇东西。
- [2] 另两篇是《检举》和《蝴蝶与坦克》。刊《老爷》杂志第10期（1938年11—12月）。
- [3] 可能是短篇《山梁下》。刊《大都会》杂志第107期（1939年10月）。长篇的两个章节可能指《丧钟为谁而鸣》的开头。10月28日海明威向帕金斯重申了这一点。

致麦克斯威尔·帕金斯

1938年10月28日，巴黎

亲爱的麦克斯：

我早就该给你写信表示对老汤姆〔·沃尔夫〕^[1]的死表示难过。不过我知道你也清楚谈论伤亡没有什么益处。你一定很难过。他写的信真是一封好信。人们行将就土的时候写的信总是好的。你该不少收这样的信。希望在今后五十年里我也多给你写

一些。

啊，我们本以为自己的书无懈可击，不是吗？可是你还是敌不过那些家伙，他们可以结成帮派把它弄倒。麦克斯，你知道我觉得自己还没退出江湖，即便是新一代评论家出场，我也能从容应对。你看，那些家伙把我埋葬了，又眼看着我像拉撒路一样起身站立，这真叫他们狼狈难堪啊。我从前曾想过拉撒路自己也觉得再起身出现在人们面前很难堪。人们不是说：“主啊，他发臭了。”〔《约翰福音》11:39〕

我对评论从不在意，除非它干涉到我的生活。我拿到样书，看到那些个短篇，我知道这些东西即便是我明天翘辫子了也能传下去。顺便一说——啊还是别谈别写没有影儿的事吧。

波琳说书出来的那天，书店橱窗里没有展示。我肯定这是弄错了。跟评论的幅度有关系吗？跟广告的幅度有关系吗？我清楚大广告也无从得大评论。不过，小广告也许就指明评论也可以小。得很吵嚷一番才行。

我想你在广告里可以强调书里有此前从未发表过的 185 页内容。把新短篇的长度亮一下。提一提《在密歇根州北部》只有在了一本售价 350 美元的书里能得读。强调一下书的篇幅和字数。

这些在我看来是要点。

书里有足够的新东西使之比〔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长得多。

提一下那个话。我想你得评论、广告双管齐下促销。不过，我真的觉得你给的优惠很足了；假如优点得到强调，书是能卖掉的。

我拼命工作到那个礼拜三。当时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写作机会了。于是，我好好地写了。写了两个稍长的短篇。战争喊停的时候，其中一篇还没写完。事后把它写完了。自那以后，混乱中什么都掺杂进来，让人失望，背信弃义之事肆行，一切都腐烂不已，加上书的事情〔没有音讯，接着是听到的都是坏消息〕让人沮丧，所以写作就难了。不过，我还是写了长篇小说的两个章节。^{〔2〕}现在像